

灯下漫笔

拔智齿

□徐新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是深有同感,疼痛时真是痛不欲生,最后只好把那颗肇事的智齿拔掉才了事。

五一节前一个多月,我左侧下面牙床的智齿莫名其妙地“闹事”了,开始是隐隐作痛,吃饭时只能选择右侧牙齿小心翼翼地咀嚼,就怕一用力惊动了那颗“病牙”。那阵牙疼时断时续,我也没当回事,以为能挺过去。十多天过去了,牙疼未见好转,便配了一些消炎药服用,但是起色不大。一个早晨,我倒上漱口水准备刷牙,微烫的水刚喝到嘴里,左侧的牙齿瞬间疼了起来,我忙不迭地扔掉水杯,紧捂着脸蹲了下来。大约过了两分钟,疼痛才渐渐减轻。我擦了下脑门上的汗,草草地刷完牙。吃早餐时虽然侧着头喝粥,但是少许的粥汤侵入左侧那颗智齿的“领地”,疼痛依旧剧烈,令人烦躁不已。

吃完早饭,我直接去了医院,一位年轻的牙医让我躺在治疗椅上并张开嘴,她打开聚光灯,看完后轻描淡写地说:“你疼的那个是智齿,经常囤积食物残渣,现在已经龋坏了,拔了吧,不然影响它前面的那颗牙齿。”多日的疼痛已让我别无选择了。女医生继续道:“先把那儿的牙神经处理掉,这样就不会疼了。”她边说边拿出微型电钻,对准那颗智齿开始进攻,我只感觉到嘴里碎屑乱飞,一会儿她停了下来,说:“把嘴里的东西吐掉吧”。待我吐完后她又接着操作,看到我疼得眉头直皱,她就停下,少顷继续。不到5分钟,她说:“牙洞打好了,现在我把和着药水的纱布塞进去,嵌在其中,两小时内别喝水,待牙神经失活后,过一个星期来拔牙吧。”

果然,后来牙齿不疼了,想到这是我成年后的第一次拔牙,心里总有些恐惧。过了半个月,临近五一了,我考虑到牙洞中嵌的纱布也是藏污纳垢的,时间长了保不定牙齿又作怪。于是,我找了一家设备更加齐全的医院去复诊。一位四十多岁的医生看了我的牙齿后道:“先去拍一个X光片,看一下那个智齿根部的形状,再确定处理方案。”待我将片子送到医生那儿时,发现她正在帮一位女患者拔牙。不到5分钟,“叮”的一声,银色的镊子将一颗长长的沾着血的牙齿扔进了旁边的一个盘内。接着她又麻利地夹了一块药棉放进女患者的嘴里说:“好了。”她转过身接过我的片子,仔细一看说:“你这个牙齿是横着长的,处理起来有点麻烦,时间可能要长点,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边点头边躺在了治疗椅上,围上围兜、漱口水、打麻药,只感觉智齿旁边的腮上一疼,微微感到有些酸胀,很快左侧的脸变得麻木了。医生拿起镊子先把纱布取了出来,然后微型冲击钻又上场了。医生边操作边说:“你那个牙齿是横生的,一下子不好拔出来,现在只能想办法把它磨成两块,再夹出来。”我默默听着任其宰割,在钻头的冲锋陷阵时,我依稀闻到了焦味。过了一会儿,只见她放下冲击钻,拿起镊子、钳子在里面捣鼓了几下,夹出了一小块牙齿。我利用那间隙吐掉了口中咸咸的血水,发现里面还有牙齿的碎片,心想难道这么快就结束了。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说道:“一小块已经出来了,还有一块大的呢,继续忍着。”只见她拿着镊子在我嘴里捣鼓着,接着又换了一把银色小钳子。又过了一会儿,她说:“把你的左手握拳,顶住你的下巴,不能动。”然后她一手拿着小凿子抵住牙齿,一手抡起小锤子敲击起来。“这不是和做家具时凿榫头一样的吗?”容不得我细想。“叮、叮……”不知道锤了几下,接着她又拿起镊子、钳子、钻子,各种器械轮番“上阵”,又是凿又是抠还有“滋滋啦啦”磨牙的声音,好不容易那块沾血的牙齿给拔了出来。

“你那牙龈刚才切开了,现在缝上一针吧,再坚持一下。”银色的针和镊子无声地配合着,我的耳边只听到轻微的摩擦声,手术线穿过牙龈的那种钝钝的感觉隐隐传来。“好了,咬住药棉,要服用三天抗生素,不能喝酒,一周后来拆线。”医生边收拾器械便叮嘱道。

一周后,我去拆了线,空空如也的左侧牙床告诉我那颗陪伴我四十多年的智齿和疼痛都离开了我,颇有些失落。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机器,那么所有的器官就像这台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随着时光逝去,身体的器官就像用久了的机器零件一样,总会出点故障,那颗智齿的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如何保养身体、延缓身体衰老,那才是我以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天风阁画存》品读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个“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苦奋斗时代,画作历史地再现了万民与海奋战夺田的一个局部盛况。人物灵动准确,场景交叠壮美,整体气势博大,反映的精神面貌,符合当时的社会审美和政治倾向。

继197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稿《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海滩变良田》之后,1973年,第二稿《沧海夺田》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宣传

双河秘境:柔软的洞穴

□强雯

贵州去了数次,竟然没去过遵义绥阳的双河村,自己都吃惊。

贵州的溶洞很多,喀斯特地貌的集散地,但每次都绕道了。因为彩光一照,大同小异,相比而言,宁愿在神斧鬼刀下的大山里跋涉。

但实在耐不住当地人口舌,“双河村有200多个洞,不看洞,可惜了。”是啊,本地菜,多少得挑一个吃。“晶花洞里有还在生长的石膏,像棉絮一样在长。风一吹就飘。”当地人说起来眼睛放光。

成交。

9月,燥热渐渐褪去,田野里奔跑着不着边际的风,我随一行人在山路边签字画押,遵守“后果自负”的探险协议。双河晶花洞入口就在前方五百米处,不过还要下到山底,那里的蒲公英开得像西红柿般大,深草丛里有泥泞的小道。

带路人塞给一个头盔,“有点臭,带上头巾。”

对于地理探秘,大家都多多少少参与过,来之前,也反复被安慰是“软探险”,一个软字,让人觉得不难。到了实地,才知道软,其实是硬的伪装。

绥阳双河晶花洞是尚待开发的溶洞,之前只有科考队员进去,更多的游客会选择附近的“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溶洞,其已然成熟,全洞铁栈道铺底支撑,漫步其中彩光四溢,脚底生风。诗文也投影在石钟乳上,千年浪漫,俯拾即是。

而站在晶花洞前,浑然有些入错了行的担忧。只觉得那就真正的是一个洞,一个黑窟窿,看不到顶、踏不到底的隧道。洞口空气也变得凝重、生涩。借了贵州高原的地势,晶花洞海拔857米,与重庆“小峨眉”之称的缙云山差不多高,但洞口只有白云作别,穿过乱石岗,看到一面黄泥土墙,开了一扇小门,侧身而过,算是进去了。

没有灯,全靠头上的探照灯支撑,洞深2.3公里,与麻黄洞相连,往返要4个小时,得省着用。

没走多久,就觉得是不是穿错了鞋,鞋底不够厚,脚底一路踩着大大小小的乱石,怎么都避不开,男人们都往前冲,黑暗里他们很快。我几次崴了脚,慢慢成了尾巴。直到看见一堆小山坡似的硝。

“有人在这里炼硝的。”带路人嘱咐绕道而行。炼金术的神仙好像在急急避让我们的莽撞。越往深处越黑,洞也变小了,岔路很多,有人头被撞了几次,慢慢有些泄气。带路人的话远远的,根本听不清楚,零星看见一些钟乳石,无甚惊喜。

偶尔会有一片石幔挂于空中,那是渗流水沿着向下的漫流时,沉积的碳酸钙未到达洞底而形成。像某种关卡,在问,还好吗?

忍着。

一个小时后,穿行的洞突然收窄,大约只有1米高,成年人都得弯腰而行。忽见一道铁门,得开锁后进,眼前一白,原来,地上全是白色的石膏,像雪一样厚厚铺满两边,踩上去不觉有些可惜。

“锁起来干啥?石膏也不值钱。”

“这些石膏还在生长,长了几万年才一点点,

沧海夺田 (97cm×202cm 1973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画形式大量彩印出版发行。

彩印件再次被当时的围垦指挥部选定为“五好民工”颁奖纪念品,发放量以数万计,社会影响度和社会受众面极广,沈启鹏的画名一时随画作而渐渐远扬。

作品的技巧发挥洒脱,艺语运用显得自然流美,透着主体精神激情喷发的健旺,是沈启鹏中国画创作起步阶段的代表作。

走马天下

一破坏就不长了。”

当时为了铸造这个铁门,差点有3个人死掉。“自己带了发电机进洞,焊铁门,后来缺氧,几个人晕死过去。”带路人说起几年前的人命悬案,让一行人步履快了起来。因为昏暗,不经意的恐怖,“不过后来都抢救过来了。”

钻完这个雪白的洞,才慢慢有了点奇观。石头中熠熠发光,有的凝结呈线条状,有了大理石般的纹路。满则溢,有的渗透出来,像菌类开出了花,白色的、泥黄色的。

鹿角、鸡爪一样的卷曲石,在洞壁隐隐伸向人群。有人跳了起来,并且寻找更张牙舞爪的造型。如果不是人多势壮,大约是会感到某种神力指使。其实,这是一种不受重力影响,向三维空间各个方向自由生长的碳酸钙沉积,有毛细水作用、结晶轴偏转、静电作用、石管堵塞、气流作用、生物作用等多种成因。摸上去硬硬的。

奇观密集起来。我赶上了队伍,发现大家都蹲在一块巨型石头下,安静地举着手机。

“看什么?”“别说话。”

是棉花状的石晶,一丝丝悬挂在石壁上,一说话,气流震荡下就飘荡起来,手一碰,竟然化了。美、薄、透。都是石膏沉积物。

“还有这种柔软的石头。”“看这边,还有絮状的。”举手机的众人转过身,换到另一块石壁下,是棉花状的石膏,莲花形态,嘴唇形态。

“打上彩灯好看。”“不要灯,就这样最好。”

见惯了喀斯特洞穴里的各种石柱,雄壮、威武、不由分说之态,从没见过这样柔软、飘摇、脆弱的石膏结晶体,黑暗和未知的世界霎时间变得温柔了。寒武系至三叠系以来,贵州地层以海相碳酸盐为主,发育了多样的喀斯特地貌。这是七亿年溶洞王国的婴儿床,是时光重复繁殖的幻想。

地球千变万化,人类战争又和平,唯有这洞穴里,还停止般拥有这既长久又具体的东西,略带恐怖,又干净无暇。我好像踩到了死亡边界。

“如果是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去?”有人在问。“这里电话都没信号。”

这是个好问题,求生也好,哲学也罢。

带路人钻了晶花洞十几年,早已轻车熟路,他的快乐突然降临,像邀请客人参加自己的生辰宴一样,要求全部熄灭探照灯,禁止说话,感受5分钟周围的王国,这生长了七亿年的喀斯特奇异王国。

唯有呼吸,致敬这过往的快乐、永恒的快乐。

美好吗?害怕吗?宛如仙境吗?诗意迸发吗?但是我还在思考那个出去的问题。

忍着,就算迷失,走了歧路,无人可求,忍着,平稳呼吸。在心里跟自己说很多话,“会找到出口。”这严肃、苛刻、热烈、梦幻、光辉炫目的洞穴,我们彼此冒犯,彼此原谅。

返程的路上,我的电池快耗尽了,脚痛加剧,眼前模糊,我让路人唐力一会走我前面,一会走我后面,一会和我并肩齐行,因为他的探照灯电力十足,我一直在寻找碾压阴影的角度。

他不怕被我麻烦。

玉兰一瓣

若即若离

□蔡雨栖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我初中时代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的电话,小心翼翼地存进了手机。揣着电话,却不知如何拨动这个号码。

初中毕业那年,因为不在一个考场,考完试那天,大家没来得及道别便匆匆散了,到了家才发现,最好朋友的号码都没留。

三年后,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得知她家的电话,激动万分拨通号码,可惜她不在,是她爷爷接的电话。爷爷记得我是她孙女多年未联系上的好朋友,非常高兴,帮我们约好了当天下午两点在文峰大世界见面。那天,我等了她半天,她没有来,我非常遗憾地回到了家。也不知为何,这个号码我再也没有拨起,我也再也没有这位好朋友的任何消息。

时间一天天过,我们学校毕业,进单位工作,又有了很多自己的朋友,我的这位好朋友也渐渐在记忆里越来越远,但每当想起,总是那样美好。不经意间,我们都到了谈恋爱结婚的年龄。

那年,我去婚纱店拍婚纱照,镜子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依然有着我少女时代记忆中的影子,我慢慢走近她,叫出她的名字,她诧异地回头,也认出了我。她也是来拍婚纱照的。一聊,才知道多年前那次约会她没有失约,只是我们站错了地方,擦肩而过。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后,因为都忙于筹备婚礼,无暇叙旧。参加了彼此的婚礼后,便又不再联系,手机号码早已一换再换,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梦里时常会有我们一起玩耍的情景。

一天,一位朋友电话我说:你拿笔记一下,我有了她的电话……

电话揣了几天,一直未去拨动,对她的记忆依然停留在少女时代,那个纯真浪漫的年代。

我微信找到了她,想了很多话,最后却只是打了个招呼。她的一句:“过得好吗?时光飞逝啊,我的好朋友!”让我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我们从13岁开始相识,有过那么多共同的记忆,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分享彼此的小秘密,一起谈论楼上那个班的男生……

她说,燕子,我离了,我谁都没说。

震惊之余,我深深感受到那种信任,那种毫无防备的倾诉,那份多年未联系却彼此内心相系的情感。我说,我们最好见个面。她说,好的,你还是那么感性。我说,我没变啊。

时光飞逝,2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一幕又一幕熟悉得就像是昨天。我没有变,我的心里一直珍惜着那份纯真的情感,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女时代,那份陪我走过浪漫、快乐时光的友情。

可是,我后来食言了,我没有约她。我们就这样躺在彼此的微信里,算来,又有好多年。